

古书秘藏

主编 励东
延边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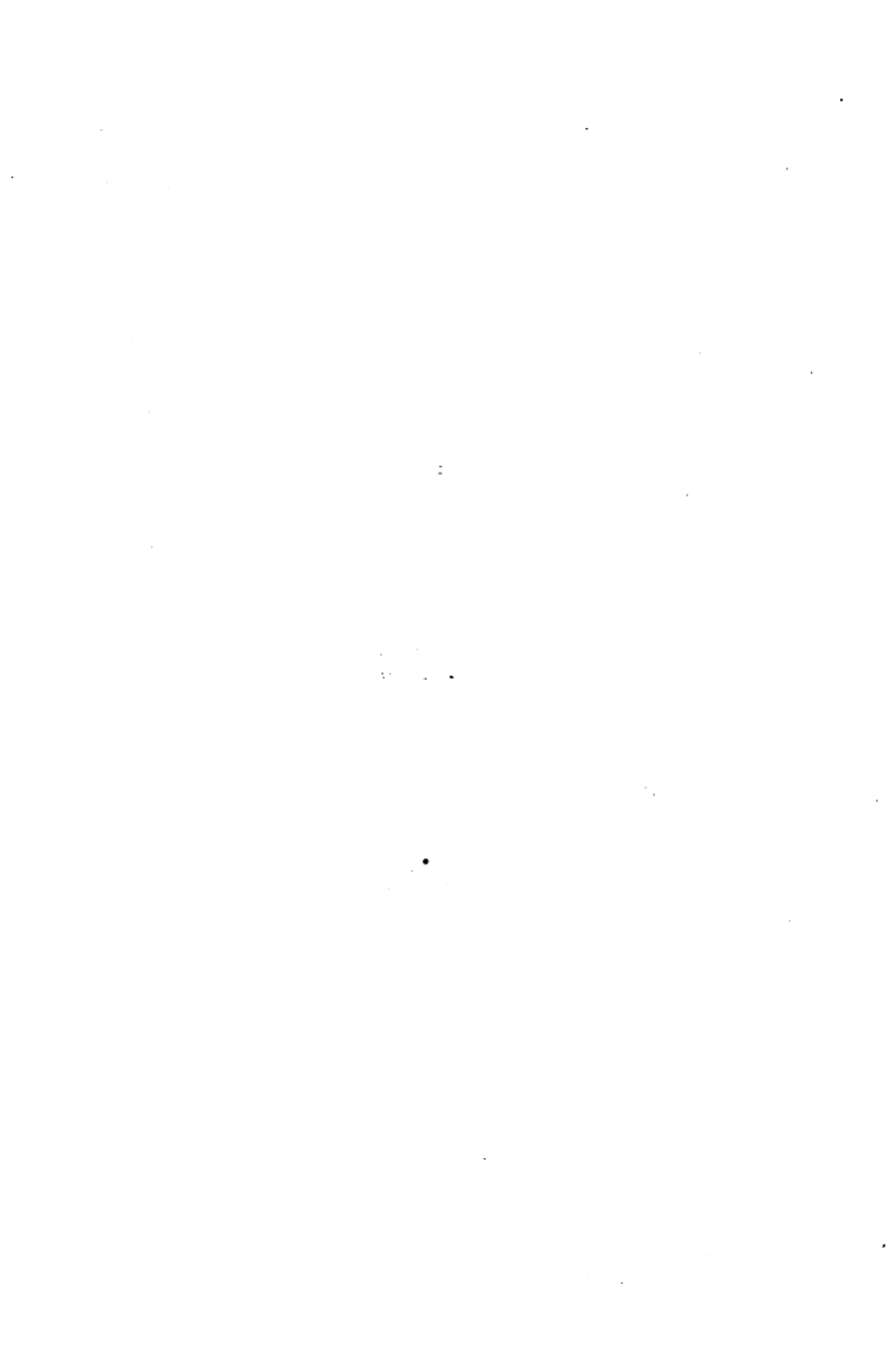
PDG

总 目 录

八 洞 天.....	(1)
花案奇闻.....	(163)
香闺秘史.....	(261)

「清」笔炼阁主人

八 洞 天



目 录

卷一 补南陵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裹儿尸七年逢活儿 (5)

卷二 反芦花

幻作合前妻为后妻 巧相逢继母是亲母 (25)

卷三 培连理

断冥狱推添耳书生 代贺章登换眼秀士 (44)

卷四 续在原

男分娩恶骗收生妇 鬼产儿幼继本家宗 (65)

卷五 正交情

假掘藏变成真掘藏 攘银人代作偿银人 (78)

卷六 明家训

匿新丧逆子生逆儿 惩失配贤舅择贤婿 (101)

卷七 劝匪躬

忠格天幻出男人乳 义感神梦赐内官须 (121)

卷八 醒败类

两决疑假儿再反真 三灭相真金亦是假 (141)



卷一补南陔

收父骨千里遇生父 裹儿尸七年逢活儿

诗曰：

新燕长成各自飞，巢中旧燕望空悲。
燕悲不记为雏日，也有高飞舍母时。

这首诗，将白乐天《咏燕》古风一篇，约成四句，是劝人行孝的。常言：“养子方知父母恩。”人家养个儿子，不知费多少心力，方巴得长成。及至儿子长成，往往反把父母撇在一边。那时父母嗔怪他不孝，却不思自己当初为子之时，也曾蒙父母爱养，正与今日我爱儿子一般。我当日在父母面上，未曾尽得孝道，又何怪儿子今日这般待我！所以，白乐天借燕子为喻，劝世人。然虽如此，也有心存孝念，天不佐助的，如皋鱼所言：“子欲养而亲不在。”又有那父母未亡，自己倒先死了，不唯不能养亲，反遗亲以无穷之痛，如卜子夏为哭子而丧明，岂非人伦中极可悲之事！

如今待在下说一丧父重逢、亡儿复活的奇遇，与列位听。

话说宋仁宗时，河北贝州城中有一秀士，姓鲁名翔，字翱甫，娶妻石氏，夫妇同庚，十六岁嫁了姻。十七岁即生一子，取名鲁惠，字恩卿，自小聪俊，性格温良，事亲能孝。鲁翔亲自教他读书作文。他过目成诵，点头会意，年十二即游庠入泮。鲁翔自己却连走数科不第，至儿子入泮时，

他已二十九岁，那年才中了乡榜。明年幸喜联捷，在京候选。春选却选他不着，直要等到秋选。鲁翔因京寓寂寞，遂娶一妾。那女子姓咸，小字楚娘，极有姿色。又知书识字。赋性贤淑。有词为证：

红白非脂非粉，短长难减难增。等闲一笑十分春，撇下半天丰韵。

停当身材可意，温柔性格消魂。更兼识字颇知文，记室校书偏称。

鲁翔甚是宠爱。到得秋选，降授广西宾州上林县知县。领了文凭，带了楚娘，一同归家。

石氏见丈夫才中进士，便娶小夫人，十分不乐。只因新进士娶妾，也算通例，不好禁得他。原来士子中了，有四件得意的事：

起他一个号，刻他一部稿。

坐他一乘轿，讨他一个小。

当下鲁翔唤楚娘拜见夫人。楚娘极其恭谨。石氏口虽不语，心下好生不然，又闻她已有了三个月身孕，更怀醋意。因问鲁翔道：“你今上任，可带家眷同行么？”鲁翔道：“彼处逼近广南，今反贼依智高正在那里作乱。朝廷差安抚使杨畋到彼征讨，不能平定。近日方另换狄青为安抚，未知可能奏效。我今上任，不可拖带家眷，只着几个家人随去。待太平了，来接你们罢！”石氏笑道：“我不去也罢，只是你那心爱的人，若不同去，恐你放心不下。”鲁翔也笑道：“夫人休取笑，安见夫人便不是我心爱的。”又指着楚娘道：“她有孕在身，纵然路上太平，也禁不得途中劳顿。”这句话，鲁翔也只是无心之言，哪知石氏却作有心之听，暗想道：“原来他只为护惜小妮子身孕，不舍得她路途跋涉，故连我也不肯带去，却把地方不安静来推托。”转展寻思，愈加恼恨。正是：

一妻无别话，有妾便生嫌。

妻妾争光处，方知说话难。

鲁翔却不理会得夫人之意，只顾收拾起身。那上林县接官的衙役也到了。鲁翔唤两个家人跟随，一个中年的叫做吴成，一个少年的叫做沈忠，其余脚夫数人。束了行李，雇了车夫，与石氏、楚娘作别出门。公子鲁惠，直送父亲至三十里外，方才拜别。鲁翔嘱咐道：“你在家好生侍奉母亲。楚娘怀孕，叫她好生调护。每事还须你用心看顾！”鲁惠领命自回。

鲁翔在路晓行夜宿，趲程至广西地界，只见路人纷纷都说，前面贼兵猖獗，路上难走。鲁翔心中疑虑，来到一馆驿内，唤驿丞来细问。驿丞道：“目今依智高作乱，新任安抚狄爷领兵未到。有广西铃辖使陈曙轻敌致败，贼兵乘势抢掠，前途甚是难行。上任官员如何去得！老爷不若且消停几日，等狄爷兵来，随军而进，方保无虞。”鲁翔道：“我恁限严急，哪里等得狄爷兵到！”沉吟一回，想出一计道：“我今改换衣装，扮作客商前去，相机而行，自然没事。”当晚歇了一宿。次日早起，催促从人改装易服。只见家人吴成，把帕子包着头，在那里发颤，行走不动。原来吴成本是中年人，不比沈忠少年精壮，禁不起风霜，因此忽然患病。鲁翔见他有病，不能随行，即修书一封，并付些盘费，叫他等病体略痊，且先归家。自己却扮作客商，命从人也改了装束，起身望前而去。正是：

只为前途多虎豹，致令微服混鱼龙。

不说鲁翔改装赴任，且说吴成拜别家主，领了家书，又在驿中住了一日。恐公馆内不便养病，只得换回旧路，投一客店住下，将息病体。不想一病月余，病中听得客房内往来行人传说：“前途依家贼兵，遇着客商，杀的杀，掳的掳，凶恶异常。”吴成闻此信，好不替主人担忧。到得病愈，方欲作归计，却有个从广南来的客人，说道：“今狄安抚杀退依智高，地方渐平。前日被贼杀的人，狄爷都着人掩其尸骸。内有个赶任的知县，也被贼杀在柳州地方。狄爷替他买棺安葬，立一石碑记着哩！”吴成惊问道：“可晓得是哪一县知县，姓什名谁？”客人道：“我前日在那石碑边过，见上面写的是姓鲁，其余却不曾细看。”说罢，那客人自去了。吴成哭道：

“这等说，我主人已被害也！”又想：“客人既看不仔细，或者别有个鲁知县，不是我主人，也不可知？我今到彼探一实信才好。奈身边盘缠有限，又因久病用去了些，连回乡的路费还恐不够，怎能前进！”寻思无计，正呆呆地坐着。

忽听得有人叫他道：“吴大叔，你如何在此？”吴成抬头一看，原来那人也是一个宦家之仆，叫做季信，平日与吴成相识的。他主人是个武官，姓昌名期，号汉周，亦是贝州人，现任柳州团练使。当下吴成见了季信，问他从何处来，季信道：“我主人蒙狄安抚青目，向在他军中效用；近日方回原任。今着我回乡迎接夫人、小姐去，故在此经过，不想遇着你。可怜你家鲁爷遭此大难，你老人家又怎地逃脱的？”吴成大惊道：“我因路上染病，不曾随主人去。适间闻此凶信，未知真假？欲往前探看，又没盘费。你从那边来，我正要问你个实信。你今这般说，此信竟是真的了！”季信道：“你还不知么？你主人被贼杀在柳州界上，身边带有文牒。狄安抚查看明白，买棺安葬，立碑为记，好等你家来扶柩。碑上大书：‘赴任遇害上林知县鲁翔葬此。’我亲眼见过，怎么不真！”吴成听罢，大哭道：“老爷呀！早知如此，前日依着驿丞言语，等狄爷兵来同走也罢。哪里说起冒险而行，致遭杀身之祸。可惜新中个进士，一日官也没做，弄出这场结果！”季信劝道：“你休哭罢，家中还要你去报信，不要倒先哭坏了。快早收拾回去。盘费若少，我就和你作伴同行。”吴成收泪称谢，打点行囊，算还房钱，与季信一同取路回乡。时已残冬，在路盘桓两月，至来年仲春时候，方才抵家。

且说家中自鲁翔出门后，石氏常寻事要奈何楚娘，多亏公子鲁惠解劝，楚娘甚感之。鲁惠闻广西一路兵险难行，放心不下，时常求签问卜。这日正坐在书房，听说吴成归了，喜道：“想父亲已赴任，今差他来接家眷了！”连步忙出，只见吴成哭拜于地。举家惊问，吴成细将前事哭述一遍，取出家书呈上，说道：“这封书，不想就做了老爷的遗笔！”鲁惠此时心如刀割，跌脚捶胸，仰天号恸。拆书观看，书中还说：“我上任后，即来迎接汝母子。”末后，又叮嘱看顾楚娘孕体。鲁惠看了，一发心酸，哭昏风次。石氏与楚娘，都哭得发昏章。正是：

指望一家同赴任，谁知千里葬孤魂。

可怜今日途中骨，犹是前宵梦里人。

当日家中都换孝服，先设虚幕，招魂立座，等扶柩归时，然后治丧。”鲁惠对石氏道：“儿本欲便去扶柩，但二娘孕体将产，父亲既嘱咐孩儿看顾，须等她分娩，方可放心出门。”石氏道：“都是这妖物脚气不好，熏杀了夫主。如今还要她则什？快叫她转嫁人罢！”鲁惠道：“母亲说哪里话，她现今怀孕在身，岂有转嫁之理？”石氏道：“就生出男女来，也是熏爷种，我决不留的！”鲁惠道：“母亲休如此说。这亦是父亲的骨血，况人家遗腹子尽有好的，怎么不留！”石氏只是恨恨不止。楚娘闻知，心中愈苦，思欲自尽，又想：“生产在即，待产过了，若夫人必欲相逼，把前生孩子托付大公子，然后自寻死路未迟。”不隔数日，早已分娩，生下个满抱的儿子，且自眉清目秀，鲁惠见了，苦中一乐，就与他取名为鲁意，字思之，取思亲之意。只有石氏甚不喜欢，说道：“我不要这逆种，等他满了月，随娘转嫁去罢！”鲁惠见母亲口气不好，一发放不下念头，恐自己出门后，楚娘母子不保，有负亡父之托。正在踌躇，不想鲁意这小孩，就出起痘花来。鲁惠延医看视，医人说要避风。鲁惠吩咐楚娘好生拥护。石氏却睬也不睬，只日逐在丈夫灵座前号哭。楚娘本也要哭，只恐惊了孩子，不敢高声，但背地吞声饮泣。石氏不见她哭，只道她没情义，越发要她改嫁了。过了两日，鲁意痘花虽稀，却不知为什，忽然手足冰冷，瞑目闭口，药乳俱不进。挨了半晌，竟直挺挺不动了。楚娘放声大哭。正是：

哭夫声复吞，恐惊怀中子。

夫亡子又亡，号啕不可止。

楚娘哭得昏沉，鲁惠也哭了一场。石氏道：“不必哭，死了倒干净！”便吩咐家人吴成：“未满月的死孩，例不用棺木。快把蒲包包着，拿去义坛上掩埋。”楚娘心中不忍，取出绣裙一条，上绣白凤二只。楚娘裂做两半条，留下半条，把半条裹了孩子，然后放入蒲包内。鲁惠也不忍去送，就着吴成送去。吴成领命携至义坛上。那坛上住着个惯替人家埋尸的，叫

做刘二，说道：“今日星辰不利，埋不得。且放在我家屋后，明日埋罢。”吴成见说星辰不利，不敢造次，只得依言放下。到明日去看时，却早埋好在那里了。吴成道：“怎不等我们来看埋？”刘二道：“埋人的时辰是要紧的。今日利在寅卯二时，等你不及，我先替你埋了，难道倒不好？”吴成道：“也罢！”遂取些酒钱赏了刘二，自去回复主命不题。

且说楚娘夫亡子死，日夕悲啼。睡氏道：“你今孩子又死，没什牵挂了，还不快转嫁罢！”楚娘哭道：“妾受先老爷之恩，今日正当陪侍夫人一同守节。就使妾有二心，夫人还该正言切责，如何反来相逼！”石氏道：“你不要今日口硬，日后守不得，弄出不伶不俐的事来，倒坏我家风。”楚娘见夫人出言太重，大哭起来，就要寻死觅活。鲁惠再三劝解，又劝石氏道：“二娘有志守节，是替我家争气的事。母亲正该留她陪侍，何必强她！”石氏道：“我眼里着不得这样的人。你若要她陪侍我，却不是要气死我了！”鲁惠听说，踌躇半晌，乃对楚娘道：“二娘，你既不肯改节，母亲又不要与你同居。依我愚见，不如去出了家罢，但不知你情愿否？”楚娘道：“夫人既不相容，妾身情愿出家。只恐没有可居的庵院？”鲁惠道：“你若肯出家，待我寻个好所在送你去！”便吩咐吴成，要寻一清净庵院，送二娘去出家。吴成道：“本城中有个女真观，名为‘清修院’，乃是九天玄女的香火。小人工故的母亲，曾在那里出家过来，内中道姑数人，都是老成的。二娘若到这所在去，倒也稳便。”鲁惠闻言，即亲往观中访看，见这些道姑，果然都是朴实有年纪的，遂命吴成通知来意。道姑见说是鲁衙小夫人要来出家，不敢不允。鲁惠择了吉日，备下银米衣服之类，亲送楚娘到观中去。楚娘哭别了灵座，欲请夫人拜别，夫人不要相见。楚娘掩泪登车，径往清修院中去了。石氏那时方才拔去眼中之钉。正是：

白鹤顶中一点血，腾蛇口内几分黄。

两般毒物非为毒，最毒无如妒妇肠。

不说楚娘在道观出家，且说鲁惠既安顿了楚娘，便收拾行装，哭别母亲，仍唤吴成随着，起身出门往柳州扶柩。只因心中痛念先人，一路水绿山青，鸟啼花落，适增鲁孝子的悲感。不则一日，来至柳州地面，问到那

埋柩的所在。只见荒冢垒垒，其中有一高大些的，前立石碑，碑上大书鲁翔名字。鲁惠见了，痛人心脾，放声大哭，天日为昏。吴成亦哭泣不止。路傍观者，无不堕泪。鲁惠命吴成买办香纸酒肴，就冢前祭奠，伏地长号。

正哭得悲惨，忽有旌旗伞盖，拥着一位官人乘马而来，行至冢前，勒住马问：“哭者何人？”鲁惠还只顾啼哭，未及回答。吴成恰待上前代禀，只见那官人马后随着一人，却就是前日途中相遇的季信。吴成便晓得这官人即团练使昌期，遂禀道：“此即已故鲁爷的公子，今特来扶柩。小人便是鲁家的苍头。”昌期忙下马道：“既是同乡故宦之子，快请来作揖。”吴成扶起鲁惠，拭泪整衣，上前相见。昌期见他仪表非俗，虽面带威容，自觉丰神秀异，暗暗称羨。问慰了几句，因说道：“足下少年，不辞数千里之跋涉，远来扶柩，足见仁孝。但来便来了，扶柩却不容易。约计道里舟车之费，非几百金不可。足下若囊无余资，难以行动。”鲁惠哭道：“如此说，先人灵柩无还乡之日矣！”昌期道：“足下勿忧，令先尊原系狄公所葬。足下欲扶柩，须禀知狄公。今狄公驻节宾州，足下也不必自去禀他，且只暂寓敝署。等学生替你具文详报，并述足下孝思，狄公见了，必有所助。学生亦当以薄贖奉敬。那时足下方可徐图归计耳！”鲁惠拜谢道：“若得如此，真生死而肉骨也。”昌期便叫左右备马与鲁惠乘坐，并吴成一同带至衙中。鲁惠重复与昌期叙礼。昌期置酒款待，鲁惠因哀痛之余，酒不沾唇。昌期也不忍强劝。次日，正待具文申详狄公，忽衙门上传进邸报，探得河北贝州有妖人王则等作乱，窃据城池，势甚猖獗。昌期忙把与鲁惠看道：“贝州是尔我家乡，今被妖人窃据，归路不通。学生家眷，幸已接到。不知足下宅眷安否？扶柩之事，一发性急不得。狄公处且不必申文去罢！”鲁惠惊得木呆，哭道：“不肖终鲜兄弟，只有孀母在堂，没人侍奉，指望早早扶柩回乡，以慰母心。不能事父，犹思事母。不料如今死父之骸骨难还，生母之存亡又未卜，岂不可痛！”昌期劝道：“事已如此，且免愁烦。天相吉人，令堂自然无恙。妖人作乱，朝廷不日当遣兵讨灭。足下且宽心住此读书，待平定了，扶柩回去未迟。”鲁惠无奈，只得住下。正是：

一伤死别一生离，两处睽违两地悲。

黄土南埋肠已断，白云北望泪空垂。

鲁惠在昌衙住了多时，昌期见他丰姿出众，又询知其尚未婚聘，且系同乡，意欲与他联头姻事。原来昌期有女无子，夫人元氏近日在家新得一子，乳名似儿，年甫一岁，与女儿月仙同携至任所。那月仙年已十四，才色绝伦，性度端雅。昌期爱之如宝，常思择一佳婿。今见鲁惠这表人物，欲与联姻，但不知内才若何，要去试他一试。说话的，你道昌期是个武弁，那文人的学问深浅，他哪里试得出？”看官不知，那昌期原是弃文就武的，胸中尽通文墨。所以前日安抚狄青取他到军中参赞，凡一应檄文、告示、表章、奏疏，都托他动笔。今欲面试鲁惠，却是不难。当日步至书斋，要与鲁惠攀话，细探其所学。只见鲁惠正取着一幅素笺，在那里写些什么，见昌期来，忙起身作揖。昌期看那素笺上，草书天娇，墨迹未干，便欢喜道：“足下字学大妙。”鲁惠道：“偶尔涂鸦，愧不成字。”一头说，一头便要来收藏。昌期却无取在手中，道：“此必足下所题诗词，何妨赐览。”鲁惠道：“客馆思亲，和泪写此，不堪入览。”昌期道：“学生正欲请教。”遂展笺细看，乃七言律一首，云：

荷蒙下榻主人贤，痛我何心理简编。

《蓑蓼》有诗宁可读，《陵》《华》欲补不成篇。

死悲椿树他乡骨，生隔萱帏故国天。

石砚杨花点点落，未如孤子泪无边。

昌期称赞道：“仁孝之言，一字一泪。容学生更细吟之。”鲁惠道：“拙句污目，敢求斧政。”昌期道：“学生当依韵奉和。”说罢，把诗笺袖入内来，想道：“鲁生诗又好，字又好，其才可知，若以为婿，足称佳选。但女儿自负有才，眼界最高。我今把此诗与她看，要她代我和一首，看她如何说？”便叫丫鬟请小姐来。那小姐果然生得如何？

眸凝秋水，黛点春山。湘裙下履一双小小金莲，罗袖边露一对纤纤玉笋。端详举止，素禀郗法钟仪；伶俐心情，兼具林风闵

秀。若教玩月，仿佛见嫦娥有双；试使凌波，真个是洛神再世。

月仙见了昌期，问：“爹爹有何呼唤？”昌期取出诗笺道：“这便是在此作寓的鲁生思亲之咏，其诗甚佳。试与汝观之。”月仙接来看了，点头称赞道：“诗意既凄惻动人，字迹又离奇耸目，真佳制也！”昌期见她称赞，便取白扇一柄，付月仙道：“我欲将此诗依韵和一首，写在这扇上，就送与鲁生。你可为我代笔！”月仙道：“诗要便孩儿代咏了，字还是爹爹自写。恐闺中笔迹，不宣传示外人。”昌期道：“我竟说是自写的，他哪知是你的笔迹。你不必推辞！”月仙不敢违命，唤丫鬟取过笔砚，展开白扇，不假思索，一挥而就。其诗云：

得窥翰墨景高贤，仁孝留题诗一编。

至性可方《蓼蓼》句，深情堪补《白华》篇。

经成阙里来黄玉，泪洒空山格昊天。

他日朝廷升孝秀，声名应到凤池边。

月仙写完，昌期大加称赞，便连那幅原笺，一齐拿去与夫人元氏观看。把鲁惠如何题诗，月仙如何和韵，并自己欲招他为婿之意，细述与夫人听。夫人道：“你既看得那鲁生入眼，女儿诗中又赞他后日声名必显，这头姻便可联了。”

两个说话间，不防月仙从外厢走来；听得父母正在那里说她的婚事，遂立住脚，听得仔细。回身至房中，暗想：“爹妈欲把我与鲁生联姻，此生诗字俱佳，自是才子，又常见爹爹说他丰姿秀异，不知果是怎样一个人？”沉吟了一回道：“婚姻大事，不可草草，待我捉空私自看他一看，方才放心。”正在思想，恰好这日昌期因有紧急军情报到，连诗扇也未及送与鲁惠，忙忙出外料理去了。月仙乘间唤一丫鬟随着，以看花为由，悄然至书斋前，从门隙中偷觑，见鲁惠身穿麻素，端坐观书，相貌果然不凡。但见：

眉带愁而轩爽，眼含泪而清莹。神情惨淡，纵然孝子之容；

器宇昂藏，饶有才人之概。素衣如雪，正相宜粉面何郎；缟带迎风，更不让飘香荀令。若教笑口肯轻开，未识丰姿又何似！

月仙偷窥半晌，悄步归房，心上又喜又惊。喜的是此生才貌双全，正堪与己作配。你道她惊的却是为何？原来鲁惠的面庞，竟与月仙的幼弟似儿仿佛相像。那似儿貌极清秀，月仙最爱之。今见鲁惠状貌相类，故此惊疑。因遂取花笺一幅，题一词云：

常怜幼弟颜如玉，目秀眉清迥出俗。今日见乔才，依稀类此孩。萍踪忽合处，状貌何相似？疑是一爹娘，偶然拆雁行。

题毕，把来夹在针线帖中，放过一边。

次日，夫人偶至月仙房中，适值月仙绣倦，隐几而卧。夫人不惊醒他，但翻玩其所绣双凤图，忽见针线贴中，露出个花笺角儿。取出一看，上有词一阕，正是女儿笔迹。便依旧放好，密呼小鬟问之，晓得她昨日曾窃窥鲁生，故作此词。因想：“她平时最爱幼弟生得清秀，今以鲁生状貌与之相类，却不是十分中她意了？此姻不可错过。”是晚昌期回衙，夫人把女儿题词之事说知。昌期欢喜，随取了诗扇并原笺，到书斋中见了鲁惠，说道：“足下阳春一曲，属和殊难。学生聊步尊韵，幸勿见哂。”鲁惠看罢，极口称谢。昌期又说了些闲话，因从容问道：“足下质美才高，宜早中东床之选，却为何至今尚未婚聘？”鲁惠道：“寒家本系儒素，不肖又髫髻无知，安敢遽思射雀！”昌期道：“足下太谦了，从来才士不轻择偶，犹才女之不轻许字。古云：‘男子生而原为之有室，女子生而原为之有家。’但只这些平常男女，倒容易替他寻家觅室；偏是有才貌的，其遇合最难。即如学生有一女，亦颇不俗，欲求一佳婿，甚难其人！”鲁惠道：“令爱名闺淑质，固难其配，然以先生法眼藻鉴，必得佳偶。”昌期笑道：“学生眼界亦高，今见足下，不觉心醉。”鲁惠逊谢道：“过蒙错爱，使不肖益深愧赧！”昌期道：“足下勿过谦，我实蓄此心已久。今不妨直告足下，不识足下亦有意乎？”鲁惠忙起揖谢道：“蒙先生如此见爱，感入五中。但娶妻必告父母，今不肖父遭惨变，母隔天涯，方当寝苦枕块、陟屺

望云之时，何忍议及婚日！”昌期道：“尊君既捐馆，足下便可自作主张。日后令堂知道，谅亦必不弃嫌。”鲁惠垂泪道：“不肖以奔丧扶柩而来，婚姻之事，断非今日所忍议。尊谕铭刻在心，待回乡之日，请命于母，即来纳聘，不敢有负。”昌期道：“足下仁孝如此，愈使我敬爱！今日一言已定，金石不渝矣！”言罢，即作别人内，将这话述与夫人听了。夫人也赞他仁孝。月仙闻知，亦暗暗称其知礼。正是：

方当泣麟悲风，何心驾鹤乘鸾。

纵使苦中得乐，也难破涕为欢。

自此昌期夫妇愈敬鲁惠，待之益厚，竟如子婿一般。鲁惠十分感激，但见州妖人久未平定，归期杳隔，逢时遇节，惟有向冢前哭拜而已！

光阴迅速，不觉一住五年。鲁惠年已十八，学识日进，只是悲死念生，时时涕泣。一日正在衙斋闷坐，忽昌期来说道：“近日依智高已败死，其部将以众投降，寇氛已平。昨狄安抚行文来，要我去议什军情事，又要我作平贼露布一篇。我想这篇大文，非比泛常，敢烦足下以雄快之笔，代为挥洒！”鲁惠道：“弱笔岂堪捉刀，还须先生自作。”昌期道：“必欲相求，幸勿吝教！”鲁惠推辞不过，便磨墨展纸，笔不停挥，顷刻草成露布一篇。其文雄快无比。正是：

狭巷短兵相接处，沈郎雄快无多句。

岂若鲁生今日才，雄文快笔通篇是。

昌期大喜称谢，随亲自录出。别了鲁惠，即起身，至宾州参见狄公。原来狄公杀败依智高，尽降其众，并日前被掳去的人，俱得逃回。狄公恐有贼党混入其中，都教软监在宾州公所。特取昌团练到来，委他审问。果系良民，方许各归原籍。当下昌期见了狄公，呈上露布。狄公看罢，大赞道：“团练雄才，比前更胜十倍！”昌期道：“不敢相瞒，此实非卑职所作，乃一书生代笔的。”狄公惊道：“何物书生，雄快乃尔！”昌期把鲁惠的来因并其孝行高才，细述一遍。狄公喜道：“才子又是孝子，实